



姐妹(小说)

□王晓俭

绘图
瞿溢

灰溜溜回家的我只能自个儿扮小姐。哑姐一眼看穿没有伙伴的我的落寞与孤寂。她拿口水蘸在红纸上抹到我脸上嘴上,拿火柴头替我描眉,用火钳子把我的刘海烫卷,镜子里的我立马俊得比小姐还小姐。我对哑姐说:“你是我的丫鬟。”哑姐很快会意,高高兴兴地拉我爬上床。老式雕花床就是我们的戏台,哑姐替我把帐子合上又拉起,一台戏才有仪式感地开启。哑姐把毛巾毯披在我肩上,教我甩水袖,拿蒲扇在旁边轻轻打扇子,要不装着倒一杯茶屈膝奉上,配合我过足戏台上的瘾。

奶奶一旁看着这一切,说:“小金儿你笨手笨脚的,哪像个小姐哟?你哑姐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呢。”

我知道奶奶说的是实话,哑姐的脸像一只新鲜的水蜜桃,头发像一匹黑绸缎,在哑姐跟前一站,我几乎矮她一半,瘦她一圈,头发黄燥燥的,简直像长僵了的小黄瓜。

可我就是气奶奶偏袒哑姐,于是数落奶奶:“你腿弯得像车轮子,肚子挺得像大馒头,睡起觉来扑噜直吐泡,金鱼都比不过你!”

奶奶啧啧嘴不跟我一般见识:“小金儿尖牙利嘴真是了不得!要是哪天奶奶不在了,你会对哑姐好吗?”

“会!”我回答得干脆利落。

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妈妈终于把我接到她那儿去了。

我要上学了!我看到哑姐羡慕的眼神得意极了。她尽可以让奶奶夸赞她一百个漂亮,尽可以天天“听”奶奶给她的收音机,尽可以自个儿演“小姐”。反正,我可以到爸妈那儿上学了。

新结识的同学们来我家玩,他们说:“你是独生子女啊?”

我竟鬼使神差点了点头。

农家女(散文)

□老九

频频抬头望天边,不为看朝霞晚霞,而是想探究这绚丽的舒扬柔曼的背后,是否真的有女娲。我想象中的女娲,就在这云蒸霞蔚中,而且是一个强悍能干的农家女。

我也知道学界否认了史前文明的存在,于是我想,在最久远的文明前沿,在父系氏族之前的母系氏族前沿,一定有一群女娲这种伟大女性的存在,她们无疑都是农家女。在我的猜想中,不但老子孔子的母亲是农家女,连我们的炎帝黄帝的母亲,也应该是农家女。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母亲,无一不是农家女,虽然有的是离乡不离土或离土不离乡。

我在乡村生长,自然见识过很多农家女。我们村里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农家女。我很多的外村女同学,也是农家女。但我感觉自己同胞三个姐妹,算不上农家女,她们没干过多少农活,没有吃过多少农家苦。往上推,我的母亲也算不上,因为许多带技术含量的农活她都干不了。后来父亲的右派冤案平反,她因当年受株连失去的工作能够失而复得,也无不印证着我的判断。

再往上推,我的祖母绝对不够格算农家女。在我的记忆中,她裹脚,能写村上最好的颜体楷书毛笔字,白天出现在别家的缝纫摊上,夜晚则是自家嗡响作响的纺车旁,摇曳的油灯光将她的身影和纺车的轮廓叠加起来投映到泥土墙上,很少有汗滴禾下土的记忆。连推到第四代我没有见过的太婆——我爷爷的母亲,她似乎还是不能算农家女,三寸金莲的脚,担负乡村接生婆的活,被一乘轿子抬着四乡八村奔忙,去“拔萝卜”迎接一个新生命。我心目中的农家女,必须是吃大苦耐大劳,扎实实干过农活的乡村女子。

但接生婆的太婆自己生养的

女儿以及后代派生的孙女、外孙女中,有很多农家女。我的一个姑姑,嫁到石家,一连生八个女儿,都是农家女。我那时还在读小学,记得八个表姐妹中,三表姐高大微胖好看,家中拥有话语权。她说话语速快,割稻插秧的农活也手脚麻利,大男子汉都不是她的对手。家中一些重要事情的决断,姑姑和姑父也往往只与她商量。后来她嫁往附近的邻村叶家,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村的农活高手中大约要出现一个新标杆了。但由于远离故乡多年,久无联系,许多人家名地渐渐模糊淡忘。

不想二十年后,随着我家犬子的降生,母亲帮我从故乡请的保姆却是一个叫我表叔的女孩,是嫁往叶家三表姐的二姑娘。她应该正好处初中的年龄,但家中孩子多,辍学早,她的小肩膀早早就帮助担起了家庭生活担子,帮助干农活。我母亲也特别强调,不算请保姆,是请来帮忙的亲戚。当然,母亲也按家乡的行情付了工资给二表姐。

这个叫叶丽萍的表侄女十二三岁,外形不见一丝一毫她母亲的影子,很瘦,语速和音色倒是让我熟悉的,完全从她母亲复制而来。许是血缘的缘故吧,我们都是从接生婆那里派生的支脉,不会走路、正学说话的儿子,对这个从未见过的姐姐居然毫不认生,投缘。有时他吃饭不乖,我无奈,就说不吃饭我叫姐姐来了啊!丽萍也心领神会,抬高声音,说,敢不吃饭?要造反了!小子立马乖乖吃饭。

事情的经过是,我从与丽萍用古奥难懂的家乡方言交流,理出不少家乡有趣民俗,我让她记录起来给我看。她虽然读书少,但爱看书,用笔记叙能力不差。我将她的记录调整修改,在本地的报纸上署她的名刊发了一篇,拿到不多的一笔稿费。这个小事对一个只读了几年小学的农家孩子来说,喜悦自不待言。当然会告诉远方的父亲。我原本高中语文教师出身,指导一个爱学习的孩子提升阅读写作能力,正是我的专长。我也有好培养她的打算。

事情的突然变化,是在我家旁边的河边空地上,种了一些丝瓜茄子辣椒,收获颇丰。不料种的油菜开花,居然勾起她强烈的思乡之情。她采几瓣放在鼻端,对我说,

闻到这个香气就想起了家乡打猪草的田野,想起爸爸妈妈和姐弟妹。一边说,一边眼泪扑簌簌掉,想掩饰都掩饰不了。毕竟是孩子,而且具有乡村孩子所特有的倔强,一经提出要回家乡,便火急火燎,巴不得立马插翅飞回去。无奈之下,我只好让母亲从湖北来领人回去。

这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从老家零星的消息中得知,见过外面世界的她在乡村待不久又不习惯了,她又远离家乡外出,这回是去往比苏州更远的浙江绍兴。并且像一棵有根的草或庄稼种子,迁徙之后,遇到合适水土就站稳脚,迎着阳光雨露发芽生长,拔节抽穗,还从老家接去了父母和弟妹。我从内心为她祝福。

去年,我在海南疗养,她与我取得了微信联系,我知道她一直都在努力。生活也没有亏待她的努力。她在绍兴结婚,嫁的表侄女婿是当地绍兴人,事业发展不错,她则从打工的公司辞职,回家开一个美甲美睫工作室,便于料理儿子。一晃,儿子准备参加今年高考。

说话间,高考过去,她又适时告诉我,儿子考得不错,填报志愿如选浙江大学把握极大,要做的是考虑挑选专业问题。昨天深夜,她微信告知,儿子想如她当年一样,也选择到离开家乡更远些的地方读书,被录取到了北方名校北京交通大学詹天佑学院,3+5本博连读。

我听了很激动,也想了很多很多。我没有见过她儿子,在我的想象中,这个男生一定具备不少他农家女母亲的特质。我想象中的这个阳光男孩,身后衬景一会儿是芬芳四溢的油菜花海,一会儿是金浪起伏的水稻田野。我们家乡有谚语:插秧要好苗,养儿要好娘。我的出身农家的表侄女,在异乡它土上,成功种植和收割着家乡的谚语。



江海新韵

大运河口(外二首)

□袁银峰

我们牵手河口

江海相伴心潮激荡

听春蚕吐丝

鸡鸣桑树颠

曾经的烽火

燃烧心房

我们弯着腰收割麦浪

闻稻香

我们守望河口

江海相伴心潮激荡

看光电网联

日丽中天上

琅琅的书声

撞击心房

我们带着笑穿行季节

走四方

香樟婆娑

树下阿舞莲湘

芦花飘飞

戏中啊歌说唱

青春虔诚

大运河口扬帆

抹香鲸

远古蛮荒的大西洋

捕鲸船油灯的火光通天

甲板铺平了波浪

当象群在雨林的河岸

你穿过赤道

人们财富的梦想

游弋在旷世的渺茫

今天蔚蓝的太平洋

古长江入口的潮汐滔天

岛屿辉映了霞光

当马群在温带的草原

你穿过海峡

人们祥瑞的梦想

停留在滩涂的东方

这里十二月海鲜不断

你的呼喊海牛听见

咸湿的风中龙涎香

藏不住惊艳

水绘故事

年华似流水,

弥漫了一座园。

绿苇红荷岸,

桃柳映春,风荡漾。

动琴弦,

池几曲,多欢娱,

穿过季节的画舫,

笙歌声渺远啊……

年华似流水,

弥漫了一座园。

才子佳人艳,

江舟临月,意缠绵。

布亭台,

戏几曲,多惆怅。

穿过生死的夙愿,

白头伴无望啊……

凝眸横波,呵气湘烟,

芳心白玉,叹香消散。

山随水转,两茫茫。

妾许君来世见,

依旧俏模样。

心生寥廓(组诗)

□呆呆

空山

在春夜的樱树下等车

周围都是不可支持的消息

在春夜的樱树下等车

周围都是在和不在的花

朵,星空和少女

今天

我妈妈七十二岁了

她喜欢红毛衣,微波浪的

长发;只说江南的古吴语

使小性子,可惜没读过金

庸的武侠小说

我女儿十二岁了

她喜欢蓝毛衣,空气刘海;

只会说普通话

使小性子。暑假里认识

了阿紫,阿朱还有王语嫣

坐在她们中间的我,像一

个伪命题。

概念模糊,疾步行走在风

雨如晦,鸡毛乱飞的中年地带

清风入怀

是川端康成小说里描写的

季节

那样的平原没有耳垢

想起豌豆花

白袜子,汲木履。在沾了

苍苔的月边摇曳;想起槐树

七叶木,忍冬藤,是瘦瘦

的少年。夜雨把一切

洗得悲戚,所有颜色抱头

痛哭;但我,是那个藏了二心

的听众:

青草的女儿,已回到家中

古王朝的菖蒲,依旧是薄

薄的单眼皮

去看一匹马

它还是个少年

不知为何来到江南。和

马戏团的同伴学习钻火圈,

圆舞

用牙齿叼起一枝玫瑰献给

大眼睛姑娘

瓦屋周围是池塘,桑林。